

祝

中外雜誌

創刊十週年

。 襟夢庵。

萬卷春風裏，

(中外雜誌每月印行近  
兩萬册)

琳瑯翰墨盈。

士林欽軌範，

海外仰修名。

(銷行全球壹佰壹拾個  
國家及地區)

篇籍存今史，

文章達世情。

十年成偉業，

金鼎燦光明。

(中外雜誌近獲行政院  
新聞局頒發雜誌外銷輸  
出績優金鼎獎)

# 密電碼之戰 (上)

喬家才

軍統局的歷史是血淚汗寫成的，是一部出生入死的艱苦奮鬥史。想起那些壯烈成仁、英勇死難的同志，令人心酸，令人悲痛，也令人憤恨，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殘殺我們同志的敵人。

我爲了撰寫那些可歌可泣、英勇壯烈的感人故事，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過的女同志晤談。她們回憶往事，引起無限的悲傷和慘痛，泣不成聲，好久好久都無法平靜。她們都曾遭受日本憲兵殘酷的非刑拷打，都曾坐過敵偽監牢。她們能夠活到現在，是從死亡裏掙扎出來的。這三位女同志是在太原被敵逮捕的郝采蓮，在張家口被敵逮捕的王寶雲，在天津被敵逮捕的張秀君。看過她們的故事，舉一反三，對於軍統局的同志在敵後冒險犯難、百折不回、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略知一二了。

## 郝采蓮死裏逃生

### 太原被捕·備受苦刑

豪爽開朗，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去歐洲觀戰的郝亞雄，痛恨日本軍閥無止境的侵略，熱血沸騰，愛國熱情達到頂點。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太原失守，他離開山西，把祇有十五歲的愛女郝采蓮送到湖南臨澧特警訓練班接受訓練，成爲特警班的高材生。郝亞雄自己也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再回到敵人佔據下的太原，準備和敵人作殊死戰。郝亞雄是山西汾陽人，是釀造山西汾酒的晉裕

公司的大股東，他又在太原獨資經營有同信義雜貨店。他以正當商人身份在太原活動，對於一切危險、一切後果，滿不在乎，毫不考慮。他又用他的商店掩護工作，不怕萬一出事，遭受牽連。

二十七年冬，臨澧訓練班結業，部分山西籍的同學奉命回山西工作。關清華任陽泉組組長，陽泉是正大鐵路的中點，煤炭出產區。胡濬哲任忻縣組組長，忻縣在太原正北，舊爲直隸州，是同蒲路經過的城市，古代軍事上的重要關隘石壘關就在太原、忻州之間。張立鈞任汾陽組組長，汾陽爲晉西重鎮，通往陝北必經之地。郝采蓮回太原後，考入女師，以學生身份來掩護工作。岳玉珍和關清華是夫婦，沒有到陽泉去，留在太原，做了女警察。

厄運終於降臨，最不幸、最黑暗的二十九年五月，軍統局的太原獨立組和山西站同時被敵破壞。除山西站站長李希紹幸而走脫，沒有落到敵人手裏，許多無辜的老百姓都受到牽連，日本憲兵隊一共逮捕了一百多人。

五月十四日下午七點多鐘，天色快要黑的時候，日本憲兵隊到了郝亞雄家裏，逮捕他和他的女兒郝采蓮。郝亞雄的同信義雜貨店同時也被日本憲兵隊抄了，所有的店員一一被捕，貨物搶掠一空。日本憲兵會教郝采蓮和張立鈞對質，張立鈞已被拷打得不成樣子。大概郝采蓮被捕，是他招供出來的。張立鈞說：「采蓮！承認了吧！再過二十年，還不又是這麼大嗎？」

「你這個人太沒良心！」郝采蓮很生氣地說：「你

借了我父親的錢，不還也就算了，爲甚麼又要陷害我們父女兩人呢？」

「反正是個死，」張立鈞又說：「何必再受刑受罪呢，承認了吧！」

郝采蓮硬是不承認，憲兵隊的中島憤怒了，伸出魔掌，左右開弓，狠狠打了郝采蓮兩個耳光，不但打得她滿口鮮血，左耳的鼓膜也被震破了，使她左耳終身重聽。郝采蓮牢牢記得，受訓時老師們講過的話，被敵人捉去，死也不要招供，招供不但害了同志，自己也保不住性命。因爲她不肯招供，兇惡的日本憲兵對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展開各種刑訊。最輕的要算腳踢，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鞋底釘滿鐵釘，郝采蓮的腰部被踢成重傷，留下永不磨滅的傷痕。

有一次審訊，中島把三支鉛筆夾在郝采蓮的



特警班畢業的高材生，抗戰時在太原以女師學生身份從事抗日情報工作的郝采蓮女士。

四指中間，然後魔掌用力一握。十指連心，痛澈心肝，郝采蓮痛得昏了過去，這時候，她才知道爲甚麼張立鈞要她承認呢。

日本人殘忍兇惡，在全世界再找不出像他們這樣的民族。日本憲兵隊對郝采蓮逼供，毫不放鬆，在審訊中，隨便用香煙頭燒她的皮膚，順便抓起一件東西敲她的腦袋，他們很快樂地欣賞她的痛苦表情，毫無惻隱之心。一次她被綁在一條長檯上，臉面向上，日本憲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臉上，那種痛苦真是無法形容，她本能地用力掙扎，居然掙扎斷一條腕腿。這樣一灌再灌，終於昏厥，抬回牢房。

### 偽警愛國。暗遞消息

日本憲兵隊的牢房，高不過四尺，長寬也不過四尺左右。站起來伸不直腰，躺下去伸不開腿。郝亞雄和郝采蓮關在一間牢房裏，白天面對面坐着，不准說一句話，不准動，動一動就得挨揍。郝亞雄每次看到愛女受刑回來的悲慘情況，心痛如絞。郝采蓮生了一身疥瘡，奇癢難忍，又不准用手抓癢，她恨不得立刻死去。她在憲兵隊四個月，幸而害了一場傷寒病，離開牢房，送往醫院。

郝采蓮住醫院，由兩個中國警察輪班看守，一個十八歲的警察鄧連陞非常同情她，在她清醒以後，悄悄地問她，究竟因爲甚麼被日本憲兵捉起來？郝采蓮告訴他，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這個警察一看是抗日英雄，敬佩得不得了，才到她家裏給

她母親送了個信。

自從郝采蓮父女被捕以後，她母親得不到任何信息，心急如焚，又想不出一點辦法。一直到鄧連陞送了消息，才知道女兒生病住在醫院裏。她要求鄧連陞讓她們母女見上一面，死也安心。鄧連陞告訴她：「日本憲兵隊有交代，不准任何人去看。如果讓人看了，先砍我的頭，你願意我的頭被日本人砍去嗎？老太太！」

郝老太太思念女兒，食不下嚥，睡不成眠，再去找鄧連陞，無論如何，想法子讓她母女見一次面。那種請求，十分感人，使熱心腸的鄧連陞不能不冒着殺頭的危險給她想法子。他要郝老太太假裝到醫院送飯，乘着醫生看護吃飯的空檔偷偷進去，時間不能太久，不能被任何人看見，才讓她們母女見了一面。

郝老太太知道郝亞雄仍然關在日本憲兵隊，她顧不得危險，去日本憲兵隊哭鬧，要見她的丈夫。她對日本憲兵隊說：「你們捉去我們的人，爲甚麼不讓我們見面，我也活不成了。」

日本憲兵對於一位準備不要命的老太太，也不能再要甚麼兇狠了，雖然不准見面，但是准了她隔幾天送點吃食和換洗的衣服。郝亞雄才把她身上穿的又髒又臭爬滿虱子的衣服換下來。

### 會審判刑。情景悽慘

最感人的故事，是范職鵬的老母親。范職鵬已年過五十，在警察局做事，他的母親七十多歲，自從他關到日本憲兵隊，她老人家每天去給兒子送飯，一天也沒有間斷。那一種偉大的母愛，

十分感人。最悲慘的，要算胡濬哲的父母了。自從兒子被捕，家被抄了，無法生活，淪為乞丐，討飯度日。

岳玉珍最幸運，被捕時正在害傷寒病，日本憲兵隊祇派人看守在她家裏，等到病好，再送日本憲兵隊的時候，高潮已過，不再嚴重，所以沒有遭受非刑拷打，沒有在憲兵隊呆幾天。

所有被捕的人，在憲兵隊關了四個多月，無辜的老百姓釋放了，四十四人送到駐在山西大學的日軍司令部。又待了一個多月，到了十一月，舉行了一次軍法會審，四十四人分成四排，每排十一人，坐在地上靜聽宣判結果。太原獨立組組長郭秀峯、電台台長曲學人、山西站電台台長魏榮、榆次組組長甘昌生、關清華、胡濬哲、張立鈞、張立鈞的叔叔張果全、李丕績、潘漢卿、徐福全、張俊德、高樂士、賈蔭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靜聽敵會宣判是最慘的一幕，有幾位聽到宣判死刑的人，站都站不起來。岳玉珍聽到關清華被判死刑，放聲大哭，郝采蓮也跟着哭起來。關清華十分堅強，走到愛妻岳玉珍面前，說道：「主任（戴笠先生）不是勉勵我們『不成功，便成仁』嗎？我為中華民國光榮地成仁，光榮地死去，有甚麼難過？你們不能成仁，還要為中華民國繼續努力，繼續奮鬥，祝你們成功。玉珍！不要難過了，就當一場夢吧！采蓮！請你替我照顧玉珍！永別了。」

第二天，二十五位同志在日本軍閥鐵蹄之下

成仁了。郝采蓮和任喜隆判了三年徒刑，是判刑最輕的。所有判刑的同志郝亞雄、楊鏡明、岳玉珍、宋慧柏、范驥鵬等都移送地方法院看守所，他們總算掙脫了敵人的魔掌。看守所上下下都是中國人，把他們尊敬成抗日的民族英雄，從每個人內心裏表示出非常欽佩。除了不能走出監牢，在監牢以內，他們算是自由了。郝采蓮前後坐了二十二個月監牢，提前釋放，是恢復自由最先的一位。郝亞雄判了七年，坐了一半，也恢復自由。

## 王寶雲的悲壯故事

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建設部長，在偽組織的地位相當高。站書記張撫之是張家口警察局保安科科長，公開的掩護職業非常。電台台長張子文、譯電員王寶雲和張撫之住在一個院裏。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牽連，察哈爾站是不會出紕漏的。

北平出事是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副區長周世光被捕，他對察哈爾站的情形很清楚，據說他受刑最慘，可能是熬不過敵人的酷刑，洩漏了秘密。北平區區長原是馬漢三，出事以前，已經換了劉藝舟。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交代拖延了時間。劉藝舟雖然到了北平，還沒有實際負責。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經被捕，一腳踏進接頭處，也被逮捕了，在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天。也許是因為憲兵隊關的人太多，有所疏忽。他偽稱商人，經過一番訊問，居然獲釋了。

二十九年三月的一個早晨，塞外的天氣還是

非常寒冷。日本憲兵隊已經有人爬上張撫之的屋頂監視全院，然後敲門，街門打開，張撫之夫婦、張子文、王寶雲四人都被捕了。張撫之是個胖子，經不起敵人的非刑拷打，甚麼話都說了，連電報怎樣翻譯也都招了供。米缸裏藏著一些還沒有翻譯的電報，也因他招供，被敵人搜了出來。

這個時候，馬漢三因策反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德王和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正在張家口。他和重慶來往的電報，都由王寶雲翻譯。王寶雲非常聰明，記性好，差不多一本祕電本都記熟了。

日本憲兵隊逮捕張撫之等以後，去外科醫院逮捕院長劉旭初。就在日本憲兵走進前門的時候，馬漢三剛踏出後門，祇差那麼一刻工夫，沒有被捕。他趕緊離開張家口，走到張家口以東一站，搭上平綏路開北平的班車，到達北平，幸免於難。

張子文和王寶雲在日本憲兵隊成了審訊追究的對象，張子文說：「我祇管收發電報，有電報，我拍發出去，來的電報，我抄下來。至於電報內說甚麼，我一無所知，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管人事，沒有和任何人接觸過。所以除收發電報以外，一切我都不知道。」

王寶雲是負責翻譯電報的，日本憲兵要她把米缸裏取出的電報譯出來。這些電報是重慶拍給馬漢三的，關於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一旦譯出來，不但影響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也關係着整個蒙古軍的存亡問題，她絕對不能給日本鬼子譯出來。

日本憲兵強迫王寶雲翻譯，她說：「這些電報都是無法譯出來的，所以才擱在那裏。電報譯不出來，不能怪我。因為一份電報要經過四通手續，先把一份電稿譯成密碼，交給電台拍出來，這裏的電台抄下來，再由我譯成文字，是最後一道手續。前三道手續不論那一道錯誤，到了我手裏，就譯不出來。而且這種密碼本子非常複雜，最容易錯誤，翻譯不出來是經常的事情，並不奇怪。」

經她這麼一說，好像是真的一樣，日本憲兵並不好欺騙，當然不會相信。不過王寶雲年紀輕輕，態度非常誠懇，是一位值得敬愛的女孩子，



察哈爾站秘密電台譯電員王寶雲女士。

有時日本憲兵好像也相信她，日本憲兵問：「楊金聲是不是藍衣社的負責人？」

「不是，」王寶雲很肯定的回答。  
「你怎麼知道？」日本憲兵追問。

「因為他從來沒有來過我們這裏，假如他是一位負責人，能不來嗎？能不和我這個譯電的人碰頭嗎？」不過，楊金聲並不能因為她這麼一說，就可以洗脫關係。因為日本人沒有掌握到確實的證據，不會把偽蒙政府的一位部長隨便抓起來的。

情報員李志成被捕以後，日本憲兵押着他在張家口街上亂轉，要他認人。也許是他受刑不過，隨便指認幾個人來塞責。也許是他故意給日本憲兵隊製造麻煩，好讓老百姓痛恨日本人。他胡亂指認一頓，日本憲兵捉了許多老百姓，也讓王寶雲來指認，王寶雲說：「我在電報裏，從來沒有見過這些名字，絕對和我們沒有關係。」回頭她對李志成說：「你怎麼能夠沒有良心，隨便指認人，陷害老百姓呢？」李志成沒有說甚麼，他好像知道非死不可，故意捉弄日本憲兵。

米缸裏取出來的電報，王寶雲推三阻四，不給日本憲兵隊翻譯出來，於是憲兵隊進行刑求。她從北平第一中學畢業後，就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是一位非常純潔的女孩，那裏受得了非刑拷打呢？她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日本憲兵打死她自己，不過死一個人。如果把電報譯出來，蒙古軍的許多願意反正的師長團長，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殺死多少。她

應當犧牲自己一個人，來救許許多多人，絕對不能把電報譯出來。

日本憲兵隊給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是坐老虎凳，一直到現在，回憶起來，餘悸猶存。把她的大腿捆綁在椅子上，讓兩條腿伸直，在腳後跟下面墊磚，墊第一塊磚的時候，還不覺得怎樣。等到一塊一塊加上去，腿後面的一條筋越繃越緊，痛苦難忍，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連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以她軟弱的身體，能熬過這一次刑訊，電報還是譯不出來。

日本憲兵憤怒得像一條狼狗，狠狠地打她一個耳光，抓起一把石灰，摔到她的臉上。她的兩隻眼睛睜不開了，眼珠子好像針扎一樣，痛不可忍，兩個星期以後，眼睛雖然可以睜開，視力模糊，後來左眼失明，右眼的視力日漸退化。

### 張秀碧堅定沉着

軍統局在華北的工作先後被敵破壞，無疑地導源於汪精衛的偽組織。因為少數不肖分子受到汪偽組織勾引，靠攏了南京偽組織，和敵人勾結，向敵人憲兵隊告密，才破壞了抗日的組織，並不是日本憲兵隊有甚麼能耐。先是在天津的張奉新和裴吉三，因為他們的同路人已經在上海投靠了汪偽組織，要他們立功，在天津向日本憲兵隊告密，二十八年中秋過後一天，天津區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軍事專員鄭恩普先後被捕。從天津波及北平，十月二十四日，副區長周世光，電台張依道、組長陳國瑞，書記楊英俊、楊福全，組員王漢雲、武田壽等被捕。陳國瑞及周世光都

被殺害。

由北平波及張家口、歸綏、大同。張家口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書記張撫之，電台台長張子文，譯電王寶雲，組員李志成；歸綏電台台長張世傑，組員武鈞玉、李錦章、關毓華、崔公濬、劉長榮、李振聲、辛壽臣、趙公武；大同組組長張存仁，組員趙維城，先後被捕，先後成仁。這種後遺症，又使後來的察哈爾站站長張桐崗，綏遠站站長張季春被捕，張桐崗被殺害，張季春坐了七年監牢，帶了七年腳鍊，受盡苦痛。

天津區繼任區長倪中立，二十九年也被逮捕，後來由張家銓繼任，如果不是張秀君送消息，趕緊躲避，幾乎也遭不測。張秀君安徽合肥人，同郝采蓮一塊兒在臨澧受訓，二十九年派到驚濤駭浪的天津工作，她和馬坤傑一同到達天津，馬



抗戰時期在敵後天津區負責「交通」工作的情報員張秀君女士。

担任內勤，她負責「交通」，傳遞重要情報及電報，抗日殺奸團和天津區聯繫，由她負責。這一天，她給抗團送一份電報，不知道接頭處已經出了毛病，日本憲兵隊派人守候在那裏等着抓人，去一個捉一個。當她一隻腳踏到門裏，就感覺到情況不妙，正想退出來，已經來不及了，守候的人不准她再出去，要她坐在沙發上。張秀君最就心的，是身上攜帶的一張電報紙，如果被敵人搜出來，不就是殺頭的證據嗎？幸好守候的人並沒有搜她身上，她必須趕快加以處理。她坐的沙發已經破爛，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她沉着堅定非常機警的把電報揉成一團，塞在沙發的破洞裏，這才放了心。坐到傍晚，她被押送到日本憲兵隊，再搜查身上時，已經找不到任何證據了。

「你在抗日殺奸團担任甚麼職務？」日本憲兵一提到抗團就倍加憤怒，因為抗團給敵人的破壞太大了。坐在日本憲兵旁邊的翻譯，翻給張秀君聽。

「我是老百姓，不是甚麼團。」張秀君裝着不太懂的样子回答。

「那麼你去抗日殺奸團的機關去幹甚麼？明明是抗日分子，還想狡辯嗎？」

「太君！（敵區尊稱日本憲兵為太君）我是找朋友找錯了門牌，我的確不抗日呀？更不知道甚麼機關。」

日本憲兵猛然站起來，給她兩個耳光，打得張秀君天翻地覆。她記得戴先生訓示：「頭可斷，血可流，絕不能貪生怕死，出賣同志，出賣團體。」敵人既然沒有

抓住她的甚麼證據，死也不能承認甚麼。她會面向牆壁站在那裏，不准動一動，一站半天，站得兩腿麻木，感覺到天昏地暗，真不是味道。對她這個沒有證據，沒有其他牽連的女孩子，審訊不已，要想在她的身上壓榨出些甚麼，居然剥去上衣抽打，最後壓紅杠子，幾手把她的兩腿壓斷，壓得她死去活來，仍然沒有甚麼口供，敵人也無計可施。

一連刑訊兩個星期，壓榨不出甚麼，才停止用刑，張秀君已經被折磨得不成樣子。在天津日本憲兵隊關了三個多月，移送到北平敵軍司令部，經過一次五人軍法會審，以抗日罪嫌，判了她三年徒刑。這次會審，被審判的祇有三個人，又都是臨澧訓練班的同學，一位是呂繼望，一位已忘記姓名，她們三個人係三個案件，沒有牽連到一起。宣判完畢，送到砲局胡同的監牢裏執行。

## 張我佛立功異域

### 建立第一座秘密台

十九歲的張我佛已經是一位技術嫺熟的無線電報務員，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十九年中原大戰，他是隨節電台的少尉報務員，曾參加歸德保衛總司令蔣公對抗叛軍的激烈戰鬥。戰事結束，考入廈門大學。二十二年聞名國際的無線電專家魏大銘為戴笠先生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張我佛還差一年大學畢業，奉召協助工作。他是魏大銘的學生，情不可却，無法拒絕，祇好犧牲學業，到南京參加工作。

韓復榘不忠於中央，對於一切政令陽奉陰違。所以山東工作非常重要，站長是和仲平，張我佛奉命建立第一座秘密電台。戴笠先生批准張我佛和諸碧雲女士結婚，這是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應聘為濟南齊魯中學英文教員，張我佛跟太太到濟南，絲毫不會為韓復榘的人員所注意。張我佛到了濟南，在緯九路開了一月新光電料行，以為電台掩護。

和仲平做好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秘密吸收韓多峯為工作同志。他係山東新兵訓練處處長，兼聯莊會會長，不但掌握了武力，而且掌握着民衆，是一位真正有實力的人物。他是韓復榘的親姪兒，極為信任。戴先生對韓多峯的希望很大，一旦山東有變，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負起收拾殘局的責任。不幸，山東站的掩護機關東方通訊社，在一次警察查戶口時，看見人數不夠，警察詢問：「人都到那裏去了？」

「在地下室，」一個沒有訓練、不知輕重的工友回答，於是警察去到地下室。一下發現了工作秘密，逮捕了兩位譯電員，拿去密電本及所有文件。幸好和仲平立刻通知韓多峯，化裝成鐵路工人逃往南京，沒有被逮。接着委員長借錢大鈞將軍到濟南視察，在韓復榘送委員長往飛機場的汽車上，錢大鈞悄悄告訴韓復榘：「你捉住的人，是中央佈置對付日本人的，你不要誤會。」韓復榘點點頭。

委員長離開濟南的第二天，被捕的兩位同志果然釋放了。他們遭受非刑拷打，下體幾乎殘廢，甚麼口供也沒有，他們回到南京，戴先生並不

以為他們有功，戴先生說：「一個特工人員被捕，不招認口供，那是本分。錯在被捕時沒有採取行動，而被一個戶籍警察逮捕，不衡量利害，竟俯首被押走，又被搜去文件，使韓多峯不得不離開濟南，破壞了中央的遠大計劃。」

濟南發生了那麼大的變故，張我佛的電台因為掩護良好，沒有受到影響。一直到二十五年春天，他的太太病故，他才調離濟南。

### 聯絡廣東空軍電台

張我佛受到戴先生重視，是在二十五年兩廣事變以後。先是梁幹喬任華南區區長時，就和陳濟棠的空軍無線電台台長梁伯倫發生關係，吸收為工作同志。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兩廣脫離中央，組織獨立的軍事委員會，陳濟棠為委員長兼抗日救國軍聯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委員長兼副總司令，正式叛變。

戴先生交代魏大銘一項任務，即日開始，每夜晚十二時以後，和X S F、D E I X H O B電台聯絡，既沒有波長，又沒有一定的時間，却要設法聯絡到。魏大銘知道張我佛內行，於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他。這是一件不着邊際的工作，張我佛當然不願意接受，魏大銘告訴他：「這是戴先生交辦的頂重要的任務，不管怎樣困難，總要想辦法聯絡到才行。」

沒辦法也得想辦法，這是戴先生的工作原則，張我佛祇好硬着頭皮去幹，每天晚上十二點開始，一直幹到天亮，簡直摸不到頭腦。到了第四天夜裏兩點鐘，張我佛突然聽到了X S F、D E

I X H O B呼叫。一經聯絡上，立刻告訴魏大銘，魏大銘又立刻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剛剛入睡，高興的從牀上跳下來，守在電話機旁邊。白覺洲總台的張我佛，把收到的電碼由站在機旁的于熾生主任立刻用電話告知雞鵝巷戴公館，譯電員姚敦文立刻翻譯出來。這一天祇收到五十幾個字，約定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再聯絡。

第二天七月四日有四十多架飛機從廣州飛到南昌，八日又有九架飛到南京。十八日廣東的全體空軍在黃光銳率領下飛抵南京，梁伯倫也跟着飛來。陳濟棠所憑恃造反的本錢空軍都飛跑了，他就像洩了氣的皮球，沒勁了。就在這一天逃往香港，兩廣事變沒有流血，很快結束了。梁伯倫到南京，派在總台做領班，才和張我佛見面。這兩位不相識的無線電人員（幕後的工作者），彼此微笑，心裏自慰，參加了一件歷史上的重大任務。

事後戴先生派譚良譜帶了一桌酒席到白鷺洲，慰勞總台的同志。對張我佛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建立奇功，特別嘉獎。接着派他為河南站的台長，電台設在鄭州，站長是劉藝舟。七七事變，梁幹喬任華北辦事處主任，張我佛為辦事處的電台督察。後來梁幹喬調總政治部工作，華北辦事處主任由李葉繼任，在短暫的幾個月當中，建立了十六個秘密潛伏組，張我佛協助建立了十六座秘密電台，一旦河南全部淪陷，軍統局的工作也不會受到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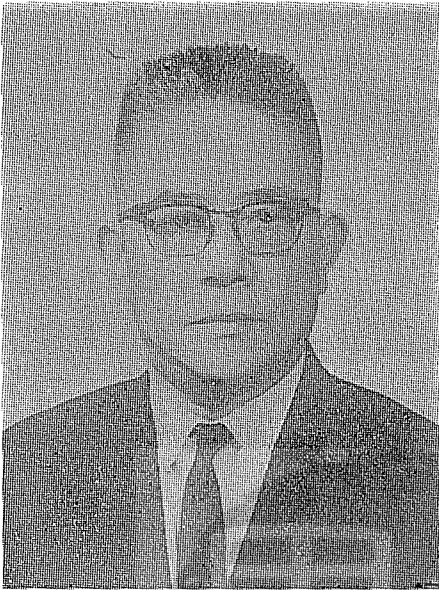
千張商用汽車牌照

戴先生有意栽培張我佛，二十八年決定保送他和袁寄濱、楊震齋三人入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第七期深造。等他到達重慶，去見戴先生，戴先生問他：「你和潘其武認識嗎？」

「不認識。」張我佛回答。  
「那麼爲甚麼他來電報，指名你到緬甸工作？」

「不知道。」  
「總是有道理的，那麼你就去緬甸臘戍工作吧！至於受訓，甚麼時候都可以。」戴先生肯定地說。

原來西南運輸處在緬甸設有西南運輸公司，負責運輸軍用物資。仰光由陳質平負責，臘戍由潘其武負責兼軍統局臘戍組組長，婁劍如是檢查科科長兼副組長。婁劍如和張我佛交情很深厚，



抗戰時期任西南運輸公司臘戍組組長負責運輸軍用物資的潘其武將軍。

當時緬甸電台和重慶通報的情形很壞，兩三天通不了一次，很傷腦筋。婁劍如對潘其武說：「你要想把緬甸的電台弄好，非調張我佛來不可。」

「張我佛怎麼樣？」潘其武問。  
「張我佛嗎？」婁劍如說：「提起此馬來頭大，他做過委員長隨節電台的報務員，十七歲就出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無線電能手。」

因此潘其武指名調張我佛到臘戍工作，行前他去拜訪他的老師軍令部總台台長方硯農，方硯農特別提醒他，說道：「你到緬甸工作，須照國際電台，具備春夏秋冬全候性的波長，才能暢通無阻。」

戴先生通知昆明西南運輸處警衛稽查組張炎元組長，要他派人護送張我佛到臘戍。二十八年夏，張我佛從昆明動身，張組長派憲兵隊長黃祥烈護送，安全抵達臘戍。他檢查通訊情形，發覺我們製造的無線電機，不適用於炎熱的緬甸。我們電機的最短波長是三十六米，而南洋因爲天氣太熱，祇能用二十八米。於是，張我佛把原電機的線圈去了一

圈，電容器去了一片，再來通報，暢通無阻。後來戴先生到了臘戍，知道張我佛應變技術高明，經他調整，那麼簡單，輕而易舉，全天暢通，非常高興，發給他特別獎金緬幣五百盾，五百盾可買一條半金子。

戴先生突然命令潘其武，向緬甸政府請領一千張商用汽車通行牌照。領牌照要花好多錢，手續麻煩。戴先生走後，潘其

武很不以爲然，以爲戴先生說說算了。張我佛的公開職業——西南運輸公司的報關股員，他說：「不行！戴先生所說的話就是命令，怎麼能够算了呢？這件事由我去辦。」

領牌照必須有海關進口憑單和引擎號碼，祇好由仰光陳質平把新由美國運到的引擎號碼，派人抄印下來，手續齊備，三個月後，才領到了一千張牌照，交給臘戍孔雀公司經理張嘉順保管。孔雀公司和西南運輸公司定有條約，他們所有的汽車專運軍用物資。在領到牌照半年以後，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英國和日本簽訂協定，封鎖滇緬路，禁止中國軍車通行，緬甸政府派兵一營駐守檢查。西南運輸公司立刻接到戴先生的命令，取出那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將所有軍車改變成商車，以商車報關，繼續運輸。所以英國人雖然封鎖了滇緬路，我們運輸軍用物資並未停止。這時候臘戍的同志們才了解，戴先生爲甚麼要在半年以前請領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未雨綢繆，也祇有戴先生做得到，怎麼能不令人衷心信服呢？

### 一萬方格地圖妙用

到了三十年六月間，戴先生到了仰光，把張我佛從臘戍叫來，要他留在仰光工作，建立四座秘密電台。又拿出一張仰光的地圖，上面劃了九十九條橫線和九十九條縱線，把二張地圖分割成一萬個小方格。戴先生指着這張地圖問張我佛：「這是一張仰光市郊詳圖，分成一萬個小方格，任何一格所表示的地面上實際面積，不超過五十

方英尺。假使要以電報報告一個地點的位置，也就是報告某一個方格，要用最簡單的幾個號碼表示出來，你能辦得到嗎？」

「報告戴先生！」張我佛略微思索了一下，說道：「那很簡單，先把地圖所劃分的小方格，從上而下，從左而右，每一行每一排用兩位數字編號，就是從零零到九九。就可以用一組電碼，四個阿拉伯數字表示出來。如係五位數字密碼，中間一個字是虛碼。從零零到九九，先橫後直。譬如仰光的大金塔中心，即以五二六三表示，五二為橫格，六三為豎格。」

「好！」戴先生說：「你自己要記好，我會通知第四處、總台、機要室，以後你會有用到的時候。」

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日軍佔領仰光以後，站長陳式銳和張我佛談話，拿出一張仰光市的地圖，上面劃着縱橫各九十九條直線，和九個月以前戴先生交給張我佛的那一張圖一模一樣，分毫不差。陳式銳說：「我離重慶的時候，戴先生交給我這一張地圖，對我說：『將來緬甸如果陷落，而需要使用這張地圖時，你可以問張我佛。』現在我要將日軍的倉庫、機關的位置報告重慶，怎樣使用？所以向你討教。」

張我佛覺得，戴先生簡直是神仙，臘戌的一千張商用汽車牌照和這一張仰光的地圖，都是未卜先知，早有安排，奧妙到極點。他把使用的方法詳細告訴陳站長，他才恍然大悟。

以後日本運輸艦隊在海上橫行無忌，毫無阻攔。他們向仰光運輸作戰物資，準備進攻印度。

沒有想到，到達仰光，被駐印度雷多機場的美國轟炸機予以很準確的轟炸。雖在六月到十月雨季，也逃不過轟炸。美機轟炸能够得心應手，全靠我們供給的敵軍動態和目標地點座標方位的情報正確可靠，也就是戴先生那一張劃了一萬格的仰光地圖所產生的偉大效力。

### 緬甸太太智勇兼備

張我佛在仰光佈置了四部秘密電台，兩部失事，只剩下兩部。為了保護這兩部電台的安全，避免日軍對我們的電台作定向偵測，決定建立誘擾台，誤導敵人測向台錯誤方向，以減少對我們的兩部秘密電台偵測的威脅。仰光沒有電機，必須去緬北臘戌運取。雖然緬甸各主要鐵路線已經修復，交通暢通，但是敵人檢查非常嚴密，攜帶電機並不容易。張我佛知道敵人討好緬甸人，對緬甸人比較客氣，決定由他緬甸太太馬慧丁担负這項艱巨任務，又不知道她有沒有這種膽量和勇氣？

馬慧丁是一位女中豪傑，膽識過人，勇氣百倍。張我佛一談，她毫不遲疑，慷慨承諾。她邀請她的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同行，假裝到緬北各地禮佛。在緬甸禮佛，可說是冠冕堂皇，連敵人也不會懷疑。他們到達臘戌，領到電機，藏在一隻大提籃的底層，上面放上土產和禮佛的用品，乘汽車西行到當陽，再往望瀨，最後到達曼德勒。在這三個地方的各個寺院，她們都拜過菩薩，一點也不含糊。從曼德勒坐火車到仰光，是最危險的路程，在火車上，日本憲兵要檢查，出車站

檢查得更細密。

馬慧丁雖然攜帶最危險的東西，她滿不在乎，而且非常鎮靜機智。她們上了火車，看見一個日本軍官的坐位對面空着，於是她們就坐下來，把大提籃塞在日本軍官的坐位下面。她用緬甸話恭維日本軍官，恭維得日本人如醉如癡。日本軍官向她們學緬甸話，逗着小妹妹玩，幾乎像一家人。中途日本憲兵開始檢查旅客，翻箱倒篋，對於中國人和印度人毫不放鬆。檢查到馬慧丁坐位，看見她們和日本軍官談得很投機，向日本軍官敬禮，根本沒有檢查她們的提籃，就過去了。

到達仰光，下車出站，日本軍官吩咐跟他的日本兵替她們提上提籃，沒有經過檢查，她們平安走出車站。馬慧丁很輕鬆的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也可以說，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得道多助，連同志們的家眷也在工作着。

## 徵求

讀者諸君保存有中外雜誌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第十一卷第一期、第五期完好無損而願意割愛者，請寄臺北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本社收，當立即寄上第二十卷第一期、二期、三期新書做為交換，但如封面污損，夾寫文字者，恕不接受交換。